

中国瑶学研究七十年

玉时阶 玉璐

摘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到来之际, 全面探讨中国瑶学研究70年来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 客观地认识和总结中国瑶学研究7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有助于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迎接“两个一百年”进程中, 正确认识瑶学研究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 中国瑶学; 瑶学研究; 七十年

作者: 玉时阶, 教授, 广西民族大学瑶学研究中心, 研究方向: 瑶族历史文化, 邮箱: ysj303@163.com; 玉璐, 助理研究员, 南宁师范大学《南宁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研究方向: 中国南方民族史, 邮箱: 89605539@qq.com

Title: Seventy Years of Yao Studies in China

Abstract: As we approach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tak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past challeng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Yao studies. To conduct a thoughtful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y, current status, objective perception and summary of Yao studies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for the last 70 years. And examine how this can aid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xiaokang*). To celebrate the upcoming of "Two Centenaries", we must identify the challenges ahead in order to strengthen "four self-confidenc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actualiz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Yao Studies in China; Yao Studies; 70 years

Authors: Yu Shijie, professor, Yao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is main research areas ar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Yao people, E-mail: ysj303@163.com; Yu Lu, research assistant, Journal of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orial Offic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Her main research area is ethnic history in south China, E-mail: 89605539@qq.com

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 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既开创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时期、新局面, 也带来了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的繁荣与发展。70 年来, 随着中国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 中国瑶学研究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一批优秀的瑶学研究专家、学者不断涌现; 瑶学研究创新成果大批产生; 瑶学研究机构从无到有, 茁壮成长。

一、主要成就

瑶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跨境民族。据 2010 年统计, 全世界约有瑶族 370 万人, 其中中国约有 280 万人, 其余的 90 多万人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早在秦汉时期,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对瑶族先民有所了解。唐宋之后, 中国的正史和其他史籍就对瑶族有所记载。20 世纪 20 年代后, 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用人类、民族学等方法对瑶族进行调查研究, 虽然他们的调查研究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看都有一定的局限, 但毕竟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和有价值的研究线索。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瑶族语言、社会历史与民间文学的调查, 出版和发表了一批瑶学研究的成果, 培养造就了一批瑶学研究学者。但总的说来, 这一时期的瑶学研究毕竟是刚起步不久, 研究成果不多, 影响不大。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学者广泛开展田野调查与科学研究, 学术成果不断

1 乔健、谢剑、胡起望:《瑶族研究论文集》,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8 年, 第 14 页。

问世，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国际交流日趋频繁，学科建设成绩显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相比，改革开放 40 余年是中国瑶学研究得到空前发展的黄金时期。总的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瑶学研究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都不能比拟的。其主要成就表现如下：

（一）中国国内学术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深入广西、湖南、广东、云南的瑶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为中国瑶族识别、研究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广西、云南、广东、湖南等省区的出版社分别将这些资料整理、编辑出版，主要有《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1-9 册）、《云南苗族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湖南瑶族社会历史调查》、《连南瑶族自治县社会调查》、《瑶族〈过山榜〉选编》等，这些调查资料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术成果。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开拓创新，广泛开展田野调查与科学研究，瑶学研究学术活动空前活跃，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不断诞生，扩展了瑶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学术成果不断问世，一批新人不断成长。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仅公开出版的瑶学研究著作就有 200 余本。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盘村瑶族》（1983）、《论瑶族传统文化》（1990）、《贵州瑶族》（1990）、《瑶族历史与文化》（1992）、《中国瑶族风土志》（1992）、《瑶族史》（1993）、《国际瑶族概述》（1993）、《瑶族传统文化》（2000）、《瑶族文化史》（2001）、《金秀大瑶山瑶族史》（2002）、《瑶族文化变迁》（2005）、《瑶族文明发展历程》（2008）、《跨越族群边界》（2008）、《瑶族村寨的生计转型与文化变迁》（2008）、《布努瑶社会历史》（2010）、《当代云南瑶族简史》（2012）、《瑶族》（2015）、《历史的记忆：瑶族传统文化研究》（2016）、《瑶族盘王节文化》（2019）等；瑶族语言文字研究的成果主要有《瑶族语言简志》（1982）、《炯奈语研究》（2002）、《瑶族的勉语方言研究》（2004）、《优诺语研究》（2007）、《瑶族拉珈语简志》（2009）、《布努语简志》（2009）、《藻敏瑶语语言研究》（2016）等；瑶族宗教研究成果

主要有《瑶族的宗教与社会》(2006)、《瑶族盘王祭祀大典——瑶族盘王节祭祀礼仪研究》(2010)、《信仰治疗——广西盘瑶巫医研究》(2012)、《信仰之手:广西盘瑶巫师群体权力研究》(2016)等;瑶族民间文学艺术研究主要有《瑶族歌堂诗述论》(1988)、《瑶族文学史》(修订本,2001)、《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2008)、《瑶族“坐歌堂”的结构与功能》(2009)、《盘瑶神像画研究》(2011)、《瑶族服饰》(2012)、《瑶族长鼓舞》(2012)、《瑶族黄泥鼓舞》(2013)、《瑶族审美文化》(2013)、《田林瑶族铜鼓舞》(2014)、《盘瑶与蓝靛瑶仪式音乐文化研究》(2016)等;瑶族民间法研究主要有《瑶族石牌制》(2000)、《瑶族习惯法》(2008)、《瑶族习惯法与社区控制和法制秩序构建》(2014)等;瑶族教育研究主要有《走进竹篱教室》(2004)、《公平与和谐:瑶族教育研究》(2007)、《仪式中的记忆过程——云南文山蓝靛瑶“度戒”仪式的教育人类学分析》(2014)等;婚姻家庭研究主要有《瑶麓婚碑的变迁》(1998)、《广西红瑶》(2015)、《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2015)等;瑶医药研究主要有《中国瑶药学》(2002)、《中国瑶医学》(2012)、《神奇独特的瑶医药》(2004)等;瑶族民间古籍整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盘王大歌》(1987)、《评皇券牒集编》(1990)、《瑶族石刻录》(1993)、《密洛陀》(1999)、《密洛陀古歌》(2002)、《瑶人经书》(2000)、《瑶族文书档案研究》(2011)、《梅山图注》(2017)等;特别是奉恒高主编的《瑶族通史》,是中国的瑶学研究者奉恒高主编的领导下,联合广西、广东、湖南、云南、北京、上海等地的瑶学研究人员,采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艺术学、宗教学、遗传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合作攻关,历时8年,才完成撰写、出版工作,结束了瑶学研究没有通史的历史,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获200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并入选200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此外,由奉恒高主编、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瑶学丛书”,不仅重视当代瑶族历史文化研究,而且对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著作也纳入“瑶学丛书”再版。目前,“瑶学丛书”已出版瑶学研究著作40本,像《桂北瑶歌的文化的阐述》(2008)、《花蓝瑶社会变迁》(2012)、

《金秀瑶族村规民约》（2012）、《中越边境线上的蓝靛瑶》（2014）、《旅游业与滇越跨境民族贫困问题研究》（2014）、《瑶族石刻研究》（2015）、《科技进步视角下瑶族生活的历史变迁》（2018）、《木柄瑶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2018）、《瑶族归侨社会研究》（2018），国外学者的《泰国瑶人——过去、现在和未来》（2006）、《越南瑶族民间古籍》（2011）、《越南瑶族的今昔》（2018）等国内外当代瑶族历史经济文化著作，而且像杨成志等人的《20世纪上半叶瑶族调查报告文集》（2014）、费孝通的《花蓝瑶社会组织》（2016）、吴永章的《瑶族史》（2016）、胡起望与范宏贵的《盘村瑶族》（2016）也都在“瑶学丛书”再版；多部在“瑶学丛书”出版后的著作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瑶学丛书”在中国国内外瑶学研究领域的好评与影响正与日俱增，成为当今中国国内外瑶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和出版界的民族文化品牌。除了学术著作外，这一时期，许多学者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据中国知网统计，大约有1300篇关于瑶学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

（二）国外瑶族调查及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瑶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瑶学研究机构与学者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强与中国国内外学术界的联系，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到国外瑶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许多国外学者也到中国进行瑶学调查研究。

自1986年起，国际瑶学会先后在中国香港、泰国曼谷、法国巴黎、美国旧金山、越南河内、中国云南河口等地召开国际瑶学研讨会，中国学者均有人出席会议，并作大会发言，既开拓了视野，也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这一时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瑶学研究者开始了国外瑶族调查研究。1989年2月17日-4月4日，应泰国朱拉隆功大学邀请，广西民族学院派陈永昌、姚舜安、张有隽、李增贵和玉时阶赴泰国北部瑶族地区考察，并在清迈召开瑶族学术研讨会，回国后出版了《泰国瑶族考察》（1992）一书。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获得好评。姚舜安、张有隽、玉时阶等人还在《民族研究》《世界民族》《广西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研究泰国瑶族的论文。2019年4月，广西民族大学的玉时阶教授等人应泰国清莱皇家大学的邀请，

再次到泰国清莱府瑶族地区调查。2008年，广西民族大学与越南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及越南老街省文化体育旅游厅签署“中越跨境瑶族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科研合作协议。同年12月，广西民族大学玉时阶、王柏中、胡牧君、滕成达和盘美花应邀到越南老街省瑶族地区进行考察，并参加在老街省召开的“红河流域经济文化交流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11月，广西民族大学与越南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越南老街省文化体育旅游厅在中国广西民族大学召开“中越跨境瑶族经济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跨境瑶族研究》。2010年12月、2012年11月、2016年7月玉时阶、王柏中等人又多次到越南老街省瑶族地区调查。玉时阶、王柏中、胡牧君、滕成达、盘美花等人后来都在《世界民族》《社会科学战线》《外国教育研究》《广西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越南瑶族的论文。2014年，谷家荣等人到越南老街省沙巴县瑶族地区调查，出版了《他拼之乡：越南北部边疆瑶族社会的形构与型质阐释》（2015）。这一时期，中国国家民委及广西瑶学会还与美国瑶族协会合作，多次分别组团到对方国家的瑶族聚居区考察，中国学者林仕良、玉时阶、李筱文、赵视球等人回国后分别在《世界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研究》《瑶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关于美国瑶族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何红一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的瑶族民间文献后，出版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研究》（2017）。2005年，袁同凯到老挝瑶族地区调查，出版了《蓝靛瑶人及其学校教育——一个老挝北部山地族群的民族志研究》（2014）。2019年5月，玉时阶、谭静、翟香丽等人应老挝国立大学邀请，到老挝瑶族地区调查研究。这些学术交流合作活动与研究成果的发表、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瑶学研究的发展，扩大了瑶学在中国国内外的影响。

（三）瑶学研究机构和群众性学术团体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虽然瑶学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瑶学研究一直没有一个合作研究平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在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中都有不少人从事瑶学研究，但在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中还没有以瑶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学术

团体和研究机构。改革开放后，随着瑶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各地瑶学研究机构 and 群众性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其中影响较大的学术机构和群众性学术团体主要有如下几个：

1.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瑶族历史文化教研室。1984年，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后，在研究所下设瑶族历史文化教研室，由姚舜安教授任研究室主任，玉时阶任研究室副主任，负责学校瑶族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这是广西最早成立的瑶学研究机构。

2. 广西瑶学学会。1984年12月，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北京等省区（直辖市）瑶族代表聚集广西民族学院欢度瑶族盘王节，并成立广西瑶族学会。1992年，广西瑶族学会更名为广西瑶学学会。此后，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省亦分别成立各省瑶学学会。广西瑶学学会成立后，与国际瑶学会合作，先后在中国广西桂林、云南河口、香港等地召开国际瑶学学术研讨会，并与湖南、广东、云南、广西的瑶族自治县联合举办瑶学学术研讨会，将瑶学研究从书斋推向民族地区。

3. 广西民族大学瑶学研究中心。2005年，经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奉恒高提议，广西民族学院成立了直属学校领导的瑶学研究中心。自治区政府先后拨款600万元，扶持瑶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瑶学丛书”；拨款120万元，资助瑶学研究中心编纂、出版《中国瑶族百科辞典》；拨款350万元，资助瑶学研究中心修订、出版《瑶族通史》修订本。同时，瑶学研究中心积极推动瑶学研究走向世界。2008年，瑶学研究中心主任玉时阶教授主持了广西民族大学与越南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越南老街省文化体育旅游厅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中越跨境瑶族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双方互派学者到对方国家的瑶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分别在中国广西民族大学和越南老街省举办国际瑶学研讨会，并分别在中国和越南发表与出版研究成果。中国内外不少学者通过申报“瑶学丛书”获得经费支持，到瑶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发表论文，在“瑶学丛书”出版专著，晋升副教授、教授。瑶学研究中心通过组织、编纂、出版“瑶学丛书”、《中国瑶族百科辞典》，修订与出版《瑶族通史》，参与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汇集了一批有志于从事瑶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发展成为全中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唯一以瑶族为研究对象的专门

研究机构，成为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广西民族大学的更名、博士点申报和博士点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瑶学”亦发展成为广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有特色的重要学科。

4. 广西瑶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促进会。进入 21 世纪以来，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瑶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受到极大的冲击，2013 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奉恒高提议，广西瑶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促进会在广西南宁成立。该会成立后，致力于瑶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组织专家学者开展瑶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并对贺州市申报瑶族文化（南岭）生态保护区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推动了瑶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二、学术热点

70 年来，围绕瑶学研究的一些现实问题与重大理论问题，中国学者不断进行争鸣、探讨，推动了瑶学研究的思想解放，拓展了瑶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中国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关于瑶族族源的讨论。过去，学术界对瑶族族源的研究有“长沙武陵蛮”“五溪蛮”“山越”“古瑶民”等不同说法，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与“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关系较密切。² 改革开放后，经过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遗传学等多学科合作探讨后，大家一致认为：瑶族是一个有 5000 年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瑶族族源应追溯到三皇王帝时期的九黎部落中的蚩尤，以及后来的三苗、蛮、南蛮、长沙武陵蛮，其原始居住地应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河中上游地区。³

2. 关于瑶族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探讨。历史上，瑶族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过去学术界有不同看法。通过 20 世纪 80 年代的探讨，学术界一致认为，瑶族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其社会历史的发展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发展阶段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⁴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瑶族社会性质问题，学术界有

2 《瑶族简史》编写组：《瑶族简史》，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 年，第 12 页。

3 奉恒高：《瑶族通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第 21-22 页。

4 玉时阶：《唐宋羁縻制度对广西瑶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第 1 期，第 29-34 页。

“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封建领主社会”等不同说法。通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探讨，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瑶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的瑶族，如湘桂边界一带的平地瑶已萌芽了资本主义的因素；⁵绝大部分地区的瑶族，如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盘瑶已经入了封建社会；⁶有的地区的瑶族，如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瑶族仍处于封建领主制社会；⁷有的地区的瑶族，如广西十万大山的山子瑶与广西南丹县的白裤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发展阶段。⁸

3. 关于瑶族语言文字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前，学术界认为瑶语大致可分为勉语瑶语支、布努语苗语支、拉珈语侗水语支和汉语西南方言。⁹21世纪后，经过不断调查研究，学术界认为，瑶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瑶语。但现在的瑶族语言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瑶语”来代表瑶族语言了。从瑶族的发展来看，瑶族是由不同来源的民族或族群所组成的多语种的民族共同体，瑶族族源和语言的多元性，决定了她不是一个使用单一语言的民族，而是一个语言多元的民族。由于历史上的原因，瑶族语言在形成过程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语言。在其内部，瑶语又可分为“勉语”“布努语”“巴哼语”“炯奈语”“优诺语”“拉珈语”“汉语方言西南官话”。这些语言都具有汉藏语系语言所共有的特征，都是汉藏语系的语言，但它们又分别属于不同的语族和语支：勉语属苗瑶语族瑶语支，布努语、巴哼语、炯奈语、优诺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拉珈语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汉语方言西南官话属汉语族，它们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特点。

历史上瑶族是否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经过这几十年的探讨，

- 5 周宗贤：《试论瑶族封建社会形成的特点》，《学术论坛》，1982年第2期，第57-62页。
- 6 周光大：《瑶族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战线》，1982年第3期，第27-32页。
- 7 郑立行：《粤北瑶族的氏族社会遗址》，《史学月刊》，1959年第6期，第17-20页。
- 8 张有隽：《近代瑶族社会形态再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第131-138页；玉时阶：《白裤瑶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页。
- 9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175-183页。

大都数人基本上认为：历史上，瑶族人民在学习、使用汉文的基础上，仿效汉字创造了一些土俗字，并在部分瑶族的经书、“祖图”“家先单”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帮助瑶族人民创造了拼音瑶文，并在部分瑶族聚居区试行使用。¹⁰

4. 关于盘瓠与盘古传说的探讨。过去不少学者与瑶族群众都把盘瓠与盘古混为一谈，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夏曾佑以及历史学家顾颉刚、范文澜等人均持此观点。¹¹ 改革开放后，经过多次学术研讨会的研讨，大多数学者认为，瑶族虽然崇拜盘古与盘瓠，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盘古与盘瓠虽然都是瑶族崇拜的共同祖先，但分别属于不同传说时代的神、人。¹² 盘瓠传说反映的是瑶族盘瓠图腾崇拜，¹³ 而盘古，瑶族则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开天辟地的人类始祖神进行崇拜。¹⁴

5. 关于千家峒问题的研究。千家峒是千百年来在瑶族民间广泛流传的美丽神话传说，是广大瑶族群众心目中的圣地。长期以来，许多瑶族群众向往千家峒，寻找千家峒，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寻找千家峒运动。但千家峒在哪里？一直是历史之迷。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先后在湖南江永、临湘，广西灌阳等地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探讨千家峒问题。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认为千家峒在湖南江永、道县与广西灌阳交界的都庞岭地带，中心位置是非菜岭。¹⁵ 但学术界大多数人对此持异议，认为还需进一步研究，费孝通先生为此题词留言：“瑶族寻根千家峒，史实有待百家争。”2001年，广西瑶学学会在湖南临湘召开学术研讨会，就千家峒问题进行专题

10 玉时阶：《瑶族文化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65页。

11 奉恒高：《瑶族通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12 奉恒高：《瑶族通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3-24页。

13 彭官章：《盘古并非盘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第56-59页。

14 李本高：《盘古非盘瓠：从瑶族文献中看盘古与盘瓠的区别》，《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第49-50B页。

15 宫哲兵：《从〈千家峒〉文献考证瑶族逃离千家峒事件》，《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第74-83页；宫哲兵、欧阳锡盛、陈嘉文等：《瑶族千家峒故地再辨析》，《民族论坛》，1989年第2期，第23-29页；宫哲兵：《论都庞岭千家峒是瑶族发祥地之一》，《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50-55页；宫哲兵：《从县志碑文考证千家峒在都庞岭：瑶族千家峒故地考》，《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第68-73页。

讨论。经过大会讨论与学术考察，大多数学者认为，千家峒是瑶族人民心目中的圣地与精神家园，是瑶族人民在迁徙过程中不同时期居住过的地方。历史上的千家峒不止一个，临湘市的龙窖山，江永、道县、灌阳交界的都庞岭都有可能是瑶族心目中的千家峒。随着研究的深入，可能还会发现别的历史时期的千家峒。

6. 关于漂洋过海问题的探讨。漂洋过海是盘瑶民间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在瑶族《过山榜》及部分经书中也有记载。但是否是史实？其发生年代、地点等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历史上，瑶族及其先民是否曾经历过漂洋过海，虽然部分学者过去多持否定态度，但是一部分学者与瑶族群众则认为确有其事。由于双方认识差异较大，不仅学术界就此展开热烈地讨论，甚至有不少在基层工作的瑶族知识分子也积极撰文参加争鸣。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多次探讨，学术界基本上达成共识：即瑶族及其先民在由北向南迁徙过程中可能发生过“漂洋过海”的史实。但这个“海”，有可能是大江湖泊，因为在古代瑶族先民的眼中，他们往往会将一些大江、大湖也视为“海”。古代瑶族先民住在长江以北，他们在由北向南迁徙过程中，必须漂渡长江及洞庭湖，才能进入湖南、广西。像长江、洞庭湖这类大江、大湖，对原先一直居住在陆地上的瑶族及其先民来说，把它看作“海”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瑶族中也有把大江大河称为“海”的说法。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个漂洋过海应指瑶族先民从闽、浙、淮一带渡东海到广东南海、乐昌，及后来又从广东钦州（今属广西）等地渡琼州海峡进入海南岛。从时间上看，瑶族及其先民漂洋过海有早有晚，最早可能在晋代，因为南北朝时洞庭湖一带已有瑶族先民居住，最晚可能是清代。¹⁶

7. 关于瑶族迁徙问题的探讨。历史上，瑶族一直过着迁徙不定的、刀耕火种的山地游耕农业生活。但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瑶学研究人员经过大量深入的田野调查及文献搜集，特别是到国外瑶族地区调查后，大多数学者认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瑶族刀耕火种的游耕生产方式、封建统治阶级对瑶族的流放与征调、战争动乱、自然灾害与疾病是造成瑶族长期迁徙的重要原因。唐宋之前，瑶族主要是由北向南迁徙。宋之后，则是北向南和西南迁徙，其迁徙路线主要有三

16 奉恒高：《瑶族通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6-28页。

条：一是从湖南、福建向广东、广西、越南、泰国迁徙，二是从湖南向广西、广东、云南、老挝、越南、泰国迁徙，三是由湘南沿湘黔桂边界入广西、贵州。¹⁷ 20世纪70年代末，瑶族被联合国难民署安置到欧美等国。

三、新时代继续加强瑶学研究的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瑶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由于瑶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社会经济发展较缓慢且不平衡，没有反映、表达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加上汉文文献资料较少，所以目前的成果仍未能使人满意。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迎接“两个一百年”的新时代进程中，客观地认识和总结中国瑶学研究7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正确认识瑶学研究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继续奋发拓展，促进瑶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方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首先，要进一步加强瑶族支系个案研究，构筑瑶族历史文化的多元特色。瑶族是一个支系众多，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特色较为鲜明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支系瑶族都形成了自己的族群特点与文化特色。其文化的发展既有共性，又有支系特点与地域差别。¹⁸ 加强瑶族支系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各支系瑶族的历史文化特点，探讨他们与瑶族这个大家庭的文化共性，加深瑶族历史文化的厚重感，构筑瑶族历史文化的多元特色。

其次，要加强对瑶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每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其特有的民族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是其对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瑶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所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瑶族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与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宝，是滋养民族生存、激发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团

17 玉时阶：《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第61-68页。

18 玉时阶：《历史的记忆：瑶族传统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9页。

结、维护中国统一、促进民族繁荣的巨大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深入挖掘瑶族传统文化中爱惜生灵、崇尚自然、信守诚信、守望相助、追求大同、讲仁爱、崇正义的时代价值，弘扬瑶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对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要加强对瑶族和中华民族关系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概念本身就是国家民族的概念，而56个民族及其所属的集团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¹⁹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都做出了贡献，从而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但以往的瑶学研究，大多忽视了瑶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所以未能很好地理解瑶族的融合、分化、形成、发展问题。只有把瑶族研究放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视野下去研究，才能正确理解历史上瑶族的融合、分化、形成、发展问题，才能明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辩证关系，才能弄清楚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怎么形成的，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共有家园。

第四，要加强国外瑶族研究，进一步夯实新时代中国国内外瑶族及其居住国的友好合作基础，实现“合作共赢”。瑶族是一个跨境而居的国际性民族。现在，世界上大约有370多万瑶族，其中约有280万人居住在中国，其余的90多万人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中国是瑶族的发源地，中国国外的瑶族都是明清之后从中国迁徙去的。²⁰瑶族从中国进入东南亚的山地之路和从东南亚进入欧美的海洋之路，既是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流之路，也是中西文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是瑶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前，中国正致力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国外瑶族分布区刚好处于中国从南部走向世界的地区。加强国外瑶族研究，进一步夯实新时代国内外瑶族及其居住国的友好合作基础，可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

19 麻国庆：《家的传承与民族认同：方洞瑶族追踪调查与再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第1-6页。

20 玉时阶：《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第61-68页。

国在“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中实现“合作共赢”。²¹中国当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迎接“两个一百年”的新时代进程。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时代的瑶学研究，就不能“闭关自守”，关起门来做学问，必须走出国门，加强国际合作研究，让世界学术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瑶学研究的中国”，促进世界瑶学研究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 奉恒高：《瑶族通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2. 宫哲兵：《从〈千家峒〉文献考证瑶族逃离千家峒事件》，《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
 3. 宫哲兵：《论都庞岭千家峒是瑶族发祥地之一》，《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4. 宫哲兵：《从县志碑文考证千家峒在都庞岭：瑶族千家峒故地考》，《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5. 宫哲兵、欧阳锡盛、陈嘉文等：《瑶族千家峒故地再辨析》，《民族论坛》，1989年第2期。
 6. 李本高：《盘古非盘瓠：从瑶族文献中看盘古与盘瓠的区别》，《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
 7. 麻国庆：《家的传承与民族认同：方洞瑶族追踪调查与再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8.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
 9. 彭官章：《盘古并非盘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
 10. 乔健、谢剑、胡起望：《瑶族研究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
 11. 《瑶族简史》编写组：《瑶族简史》，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年。
 12. 玉时阶：《唐宋羁縻制度对广西瑶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13. 玉时阶：《白裤瑶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14. 玉时阶：《瑶族文化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
-
- 21 玉时阶：《瑶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拓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2-11页。

15. 玉时阶：《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16. 玉时阶：《历史的记忆：瑶族传统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
17. 玉时阶：《瑶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拓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8. 张有隽：《近代瑶族社会形态再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19. 郑立行：《粤北瑶族的氏族社会遗址》，《史学月刊》，1959年第6期。
20. 周光大：《瑶族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战线》，1982年第3期。
21. 周宗贤：《试论瑶族封建社会形成的特点》，《学术论坛》，1982年第2期。